

文化 周刊

2022年2月18日 星期五 主编 连国秀 责编 李琳红 校对 黄延

“上农”的春节

□ 沈明明

眼下,一年一度的春节正在进行时。说是春之节,其实还是隆冬,倒是并不适合春耕的时候。春节前后,大地冰封,许多动植物,正在休眠。过了春生,过了夏长,过了秋收,自然这个大转轮,转到了新的一档,这一档叫做冬藏,也就是安眠和蓄能。安眠和蓄能,本需静养和收敛,可人们却偏不,他们以一种非常另类的方式,以非常耗能的火红热烈节庆去“安眠”,去“蓄能”,去纵情拥抱即将降临的新一轮春生。

构成春节的元素,极尽奢华。最光鲜的面面,最阔绰的手头,最美味的食物,最密集的互访,最礼仪的人伦,最虔诚的祭祀,总之,精神和物质的一切美好元素,集体现身,整队亮相,众星捧月般献身春节。

是谁缔造了春节?是的,是一群最需要春节的人;谁是最需要春节的人?是的,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春天,与春播、春耕、春生紧紧拴在一起的人;他们是谁?对了,是农人。历经春夏秋冬,农人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浓聚在一句话里——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春天,寄托了农人的全部希冀。

所以,必须得有一个春节!

农人创造了农业文明,务农爱农,是农人的天赋和本分。长期农耕活动,积淀成农人独有的深厚而丰富的情感世界。

春节,就是平时深埋着的农人情感世界的公开表达。

自古以来,华夏民族将自己的世界称作“天下”。这个“天下”,就是“四海之内”,是被东南西北四海围起来的陆地。陆地上最主要的经济活动,当属农业。农为本,商为末,重农抑商,是历代统治者和农人集体坚守的基本国策。对于农人来说,不误农时,不早不涝,五谷丰登,六畜兴旺,家庭和睦,安居乐业,耕读传家,就是幸福人生。

吕不韦主编的《吕氏春秋》中,有一篇文章名叫《上农》。文

中,对农商做了比较。“农”,朴实、勤劳、不自私,他们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,土地是“恒产”,是搬不走的。有此“恒产”,便有恒心,即使国家有难,他们也不会弃家而逃。“商”,就不一样了,他们自私、算计、诡计多端,他们的财产可以轻松换成黄金细软,一旦有难,立刻就可以逃往国外。由此可以断言,“农”不仅在经济上重要于“商”,而且在道德和生活方式上,都要高尚于“商”。“上(尚)农”的道理就在这里。

农人的理想诉求,催生出于自己的哲学和艺术。春秋时代,诸子百家,实际上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,表达农人的集体精神渴望。

道家,把自然理想化,追求朴实无华,主张安时守顺,期待知足常乐,反对刻意人为,批判精神禁锢,谴责道德绑架,拒绝各种人造的道德说教。“小国寡民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;使民重死而不远徙;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;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。使人复结绳而用之。至治之极。甘美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,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,不相往来。”《老子》第八十章的这段文字,正是古代农业农村农人静谧生活的生动写真。

道家哲学最重要的主题,就是沟通天、地、人,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。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,人,不当凌驾自然之上,而应当成为自然真实的一部分。与自然的和谐,正是一代代农人最大的渴望和理想。农人们相信,属于自然的,是人类幸福的源泉;僭越自然的,是人类不幸的根子。

于是,热爱春天,讴歌自然,是农人文化艺术的永恒主题。

儒学从另一个角度,也反映了农人的社会诉求。

土地,是农业的命脉。农人世代定居某地,耕种劳作。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生产生活的地方,也是其子孙继续生产生活的

地方。几代人生活在一起,是农村常态。为了生存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中国式的家族制度。传统的五种基本社会关系: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,直接家族关系就占了三种,另外的君臣和朋友关系,农人也间接地将其换算成家庭关系,君臣换算成父子,朋友换算成兄弟。这样一来,整个社会关系,都成了家族关系;所有社会矛盾,都可以通过家族的方式来解决。

为何要“慎终追远”?为的是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;为何能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?是因为“慎终追远”。说到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其中的关键就是“齐家”。“齐家”,是一切社会治理(“治国”和“平天下”)的前提和基础。而能“齐家”,能将家族凝聚起来,构成和谐整体,其精神力量源泉,就是“慎终追远”而来的祖先认同和祖宗崇拜。

“祖宗”,成了统摄整个家族的精神首领和灵魂,在家族成员里,“祖宗”得到的崇敬和膜拜,超过了所有神仙。

农业文明积淀的农人“集体无意识”,集中通过节庆方式得到表达。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节庆,春节,清明,中秋,冬至等,通过各种具体仪式,所要表达的内在核心,就是对农耕春播、农业丰收的企望,对家族和谐、祖宗膜拜的加固。春节,乃中国首节,其一系列礼仪活动,如团年,团拜,互拜,祭祖,游龙,灯会等等,都在指向一个目的:祖宗保佑,神龙保佑,年胜一年,风调雨顺,春华秋实,农业丰收。补充一句,神龙,其实也是农人的“祖宗”,所以,农人自称“龙的传人”。

春节,唤醒了农人的春天梦想,吹响了农人开始春播的集结号,更加妙不可言的是,春节,还给农人内心添上了玫瑰色的浓浓乡愁。原来,乡愁,还真不是愁绪,而恰好是“上衣”内心最为隐忍、最为温情、最为美好的家园情愫和桑梓情怀……

春江水暖

□ 仇士鹏

春天的消息,藏在一条江率先扬起的前奏里。它的声音很微弱,岸边一排细细的泥沙就能把它挡住,但它的声音偏偏能传得很远,跨越炊烟和工厂的粉尘,直飘到高楼,沿着耳廓的弧度荡进梦的夹层。于是人突然想起了念头,春江水已暖了吧?

当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,她已经为自己做了双漂亮的草鞋,从河的那边走到了这边。把冰层踩碎,把积雪踩化,脚步一顿,便有一个水泡悄悄推开一圈圈的涟漪。

一条河苏醒了,春天才能度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铺垫,进入草长莺飞的副歌。

你听,河水寂寞的诗行已押上中华田园鸭活泼的韵脚。它们虽然一身杂色羽毛,没有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高贵的气质,也没有优雅而修美的长颈,但其最是与河水亲近,时不时就钻进水中串门,再顶着一片水花钻出来,与水打成一片。水中岸上,湖面河底,水所能讲出的波光粼粼的俚语它都了然于心,嘎嘎的叫声是热情的应和,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。

难怪有人说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它们怎么肯迟呢?鸭子是最自由的,也是最急不可耐的。为了用喙衔起水中的落花,写上一首芳菲缠绵的情诗,刚等到冰雪消融,它们就抢先冲了进去。哪怕水还没有暖,但脚蹼划破初春的沉静时,也会让阳光中丝丝缕缕的暖意漏入水中。

那哗哗波动的声音,挠痒了春江的心脏。鱼儿听见了,虾米听见了,水草听见了,甚至连河底最笨的石头也听见了。于是从河床开始,一些绿意开始晕染,一些气泡开始奔流,一曲浮于水面的弦乐变得丰富,春天最先在河中变得热烈。

因此,我愿把鸭子唤作春江的使者。它们是江流的画卷里画龙点睛的一笔,也是江水中最快乐的动词,随意蹬几下腿,就把春天的消息一点点传播开了。即便到了岸上,也会有一行湿漉漉的脚印在蜿蜒,告诉柴门里的人春天正在经过。

此时的岸边,草木初醒,炊烟都有些睡眼惺忪。但隐隐地,已能听见地面之下的狂欢。

这应当是从一截根须喜悦的颤抖开始。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,看不见日出日落,无法掐算时间,可怜的根须只能根据土壤细微的温度差来判断昼夜的更替,为春天倒数。终于有一天,水开始流动,虽然还带着冬日的清寒,但那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,依旧让长久地闷在枯寂与沉闷里的根须喜上眉梢——它急急忙忙地将这份喜讯通知了所有的根须,并向上传送到了树梢,“可以生根、可以发芽了”。四季又将开始以绿意为主题的生生不息的轮回,每一条根须都不能缺席。

渐渐地,枝头有了绿色,河水里的浮光跃金也闪烁在树叶之间。我想,春天是随着水一起被根运到了地上的。

当然,这运输的桥梁也包括姗姗来迟的垂柳。它的青丝越梳越长,河水的情思越流越深。随着一条柳枝探入河中,天光云影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。无需朝雨湿轻尘,水畔烟柳自能显出明亮的新色,待到长发及腰,它的脚边就会有鸭子戏水、老牛潜水,各占一个声部,与桃李对歌。

那么,究竟是鸭先知,还是草木先知春江水暖呢?又或许,是人先知。毕竟这一切都需要人的眼睛去见证,需要一颗等待春天已久的心灵去审美。

你看,岸边人渐渐多了起来。钓鱼的人讲究愿者上钩的缘分,他知道,一条兴奋的尾巴早已按捺不住,要在烟火人间拍起硕大的水花。轻轻一提,就把春天从水里钓回城市,拿到集市上卖,春天的消息被一个个菜篮带回了千家万户。

河水流动了,生活便也要开始流动了,这是春天给人们的暗示。让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绽放,让坚韧的目光和柔软的心灵与江水一起回暖,把春天的定义从季节延展成对新的一年开拓与成长的形容,彼时春天的旋律才真正进入高潮的抒情。